

[新世说]

相由心生

□高俊仁

人常道“相由心生”。此话一出，难免让人想起街角算命先生的骨相之说。然而，若拂去表面的神秘尘埃，便会发现，这四字背后蕴藏的，并非虚无缥缈的预言，而是一套关于精神与容貌之间能量转换的逻辑。

世人多误读，“相”即颜值，是父母赐予、天地铸就的一副静态皮囊，实则不然。此“相”，绝非凝固的雕塑，而是一张灵动的动态证件照。它如实地记录着你日复一日的内心活动——喜怒哀乐、修养积淀、精神气象。这一切经年累月，如风蚀水刻，终于在面容上留下无法伪装的痕迹。

试想，您必定遇见过这样的人：纵使岁月在其眼角描画了细密的纹路，但那双眸子，却依然保有赤子般的清澈与纯真，与他们对视，顿生亲和感。这类人，内心常怀慈悲与良善，那份由内而外的纯粹光华，是任

何昂贵的脂粉与精巧的美容都无法企及的。这便是“心相”塑造“面相”的正面明证。它如同一种能量的正向转化，内心的光明，终将穿透皮囊，照亮整个人的神情。

古人描绘得极为传神：“算计者眼藏钩针，刻薄者唇含刀锋。”那些初时或为有意无意的微表情，经年累月，便如一张白纸被朝一个方向反复折叠，最终那深刻的折痕再也无法抚平，成为脸上醒目的标识。

有人五官平平，却气韵温和，令人如沐春风，不觉愿与之亲近；有人眉目如画，初看惊艳，细观之下却总觉得哪里“不对劲”，眉宇间萦绕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戾气或愁苦，让人心生隔阂。其间的差别，正是那张无形的“精神长相”，其力量早已超越

了纯粹的“物理长相”。

既然心相决定了面相的基调，那么，一个人的修养与性格，又是如何具体地在这张“证件照”上落下每一笔雕刻的呢？俗语云：“岁月是把杀猪刀”，但岁月又是一把精巧的美工刀，褪去青涩与浮华，雕琢出更为沉静、睿智与优雅的轮廓。其间的分水岭，便在于修养与性格。

一个情绪稳定、内心平和之人，其眉头大多是舒展的，眼神往往是安定的。即便遭遇烦心琐事，亦能保持一份从容的气度。这份内在的秩序与稳定性，会直接外化为面部的宽松与和谐，形成一种令人安心、信赖的气场，这便是“心慈者慈眉善目”的现实诠释。反之，一个脾气暴烈、心胸狭隘之人，终日因琐事愤懑，内心充满无尽的“内耗”，便容易化作另一种不讨喜的面相。

有句箴言：“再精致的面容，也掩盖不了一脸凄凉；再普通的五官，也会因善良而变得耐看。”这里的“耐看”，是一种让人愿意长久注视并从中获得力量的魅力。这是一种由善良、坚韧与智慧共同沉淀而成的气质。

归根结底，“相由心生”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：我们的脸，终其一生，都在为我们灵魂的模样提交一份动态的、无法作弊的证件照。读过的每一本书、行过的每一件好事、忍过的每一次痛楚，乃至动过的每一个念头，都在参与这场宏大的雕刻。

“相由心生”，不仅是洞悉世相的智慧，更是一份庄严的自我修炼指南。它提醒我们，善待内心，便是最高级的美容；经营精神，便是最根本的养颜之术。愿我们都能悉心照料自己的心相，最终，让时间在我们脸上刻下的，不是风霜的败绩，而是修养的胜利。



浮世绘

□林培养

那天，阳光正好，透过教室的玻璃窗，我正上书法课，讲到《兰亭序》。这本是一篇文墨相融的美文，语文的角度或许能铺陈几节课，然而我想挑出最让我心动的四个字和学生分享——欣于所遇。这“相见欢”的愉悦，穿越千年，依然如此鲜活。我遇见你，你遇见我，亦是缘分。

《世说新语》有句话：“会心处，不必在远，翳然林木，便自有濠、濮间想也，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。”居庙堂之高也好，处江湖之远也罢，欣于所遇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邂逅，而在于与日常、与温暖、与城市的相遇、相知、相悦。

小区入口处，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经营着一个菜摊。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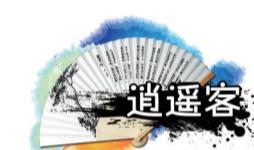
积不大，菜品都是些应季的家常菜——带着露水的青菜、鲜活的鱼虾、肥瘦相间的猪肉，摊位打理得整齐干净。夫妻得空时，就搬个小凳子，坐在那细心摘掉烂叶。见我来了，起身问道：“买猪脚不？便宜一元给你。”见我应允，他麻利地拿刀，开始清理猪脚。“你先忙去，一会儿我给你送上去。”熟客都知道，在这买的是放心，是邻里间的熨帖。他们守着一方小摊，将一日劳作凝聚成邻里三餐的滋味，而我们在行色匆匆中，遇见这份质朴与热忱。欣于所遇，不仅仅是买卖，也是生活和生活之间，温暖和踏实的确认。

摆菜摊的夫妇是外地人在泉州谋生很多年了，如今

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，原来，欣于所遇也藏在一座城的肌理中。水均益再访泉州时说：“泉州绝对是一座值得‘住一段’的城市。第二次来泉州，我有了一种家的感觉。”这绝非客套，是泉州这座城的包容和底蕴，让他乡客收获满满的欢喜与归属。清晨，第一缕阳光穿透晨雾，映照着湿润的青石板，古早味的面线糊端在简易的小桌上，香气氤氲里，开启舌尖上的美味。城市慢慢苏醒，行人多了起来。街头巷尾，簪花的姑娘笑靥如花，东西塔静默对望，

老茶馆里的南音娓娓飘来。华灯初上，天台音乐会开场即燃，是的，有些旋律只有和一群人一起听、一起唱才更有意义。在古城的晨昏，一砖一石、一厝一铺、一个招呼、一次定格，你都可以读到泉州的根和魂。如此相遇，无关身份，无关职业，是一颗心和一座城的交融。

有人说：“世间一切，都是遇见，就像冷遇见暖，就有了雨；春遇见冬，有了岁月；天遇见地，有了永恒；人遇见人，有了生命。”此刻，室外阳光依旧，宣纸上的墨色正在化开——无声的文字、有声的倾诉、一花一叶、大千世界，欣于当下的相遇，彼此奔赴，如是正好。



万物生花

□王国梁

而微笑，仿佛在跟树根谈论关于化身寒梅的秘密。朋友渐渐忘了我的存在，我成了一场倾情创作的旁观者。

朋友开始雕刻了，他手中的刻刀就像书法家手中的笔，时而轻盈，时而用力，时而细雕，时而删减，起承转合。虽然他的技艺还达不到胸有成竹、龙蛇走笔的程度，甚至有时刻刀过于忐忑犹豫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的每一刀都极其用心。渐渐地，他进入了创作状态，眉头舒展开来，脸上的表情也放松了，仿佛在享受这样的过程。那截树根，被刻刀慢慢赋予了灵魂，它不再叫树根了，而有了自己的名字——一树寒梅。寒梅的雏形出来之后，再打磨细节。哪个枝条上绽

放几朵梅花，哪几根枝头呈现错落有致的形态，都是朋友提前构思过的。

根雕的特点是顺着树根天然的形态走，不会做大刀阔斧的改变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画龙点睛，恰当升华，为的就是发掘树根自身的美。其实万事万物都有其美，正如柳宗元所说：“美不自美，因人而彰。”根雕的艺术就是要发现美、塑造美、展现美，把树根本身的气息表达出来，最终要展现的不是个人的技巧，而是大自然的巧妙和神奇。

最终，朋友完成了雕刻。他仿佛完成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创作，精神焕发，成就感爆棚。我仔细端详一树寒梅，果然很有欣赏价值。朋友说，接下来还有打磨、上漆等程序，不过最重要的观察选材、整体构思、细心雕琢算是完成了。最后朋友对我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何痴迷

根雕吗？”我说：“根雕是变废为宝的过程。”他摇摇头对我说：“你看到的每一截树根，都不是废物，它们都是有灵魂的。它们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，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。我特别享受让生命焕发神韵的过程，这是寻找的过程，也是发现的过程。生有灵，万物生花！”

“万物生花”，朋友的这句话真的是震撼到我了。是的，世间万物都可以生出花来。雕刻者不是在雕刻树根，而是在解读大自然的神奇密码。枯树根看似没了生命，其实只不过是树木转换了一种生存方式，它依旧有蓬勃的生命力。

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事情与树根差不多。比如贝壳、石头、泥土、陶瓷碎片、砖瓦，诸如此类，它们看似没有生命，只要你善于发现它们的美，它们也能“开出花来”。

忽然间很是恋旧

□刘春耀

朋友退休后，迷上了根雕。我们外出游玩，他捡到一截树根，像发现珍宝一样，兴致勃勃地问我：“瞧，这像不像一棵寒梅？”我说：“有五分像吧！”他两眼放光地说：“在我眼里，它有七分像。根雕是七分天成、三分人工的艺术，我要把它打造成一棵绽放的寒梅！”

回到家，朋友把树根进行处理后，便开始了创作。朋友的根雕技艺尚在初级阶段，但这一点不妨碍他全身心沉浸其中。只见他不停地打量那截树根，上下左右，侧身低头，从不同角度观察。有时他拿起树根，左转右转，好像在构思一样。在我眼里平平无奇的一截树根，有些丑陋，有些无趣。可是在他眼里，树根是有生命的。他不停地用眼神跟树根交流，时而蹙眉，时

而微笑，仿佛在跟树根谈论关于化身寒梅的秘密。朋友渐渐忘了我的存在，我成了一场倾情创作的旁观者。

朋友开始雕刻了，他手中的刻刀就像书法家手中的笔，时而轻盈，时而用力，时而细雕，时而删减，起承转合。虽然他的技艺还达不到胸有成竹、龙蛇走笔的程度，甚至有时刻刀过于忐忑犹豫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的每一刀都极其用心。渐渐地，他进入了创作状态，眉头舒展开来，脸上的表情也放松了，仿佛在享受这样的过程。那截树根，被刻刀慢慢赋予了灵魂，它不再叫树根了，而有了自己的名字——一树寒梅。寒梅的雏形出来之后，再打磨细节。哪个枝条上绽

放几朵梅花，哪几根枝头呈现错落有致的形态，都是朋友提前构思过的。

根雕的特点是顺着树根天然的形态走，不会做大刀阔斧的改变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画龙点睛，恰当升华，为的就是发掘树根自身的美。其实万事万物都有其美，正如柳宗元所说：“美不自美，因人而彰。”根雕的艺术就是要发现美、塑造美、展现美，把树根本身的气息表达出来，最终要展现的不是个人的技巧，而是大自然的巧妙和神奇。

最终，朋友完成了雕刻。他仿佛完成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创作，精神焕发，成就感爆棚。我仔细端详一树寒梅，果然很有欣赏价值。朋友说，接下来还有打磨、上漆等程序，不过最重要的观察选材、整体构思、细心雕琢算是完成了。最后朋友对我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何痴迷

根雕吗？”我说：“根雕是变废为宝的过程。”他摇摇头对我说：“你看到的每一截树根，都不是废物，它们都是有灵魂的。它们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，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。我特别享受让生命焕发神韵的过程，这是寻找的过程，也是发现的过程。生有灵，万物生花！”

“万物生花”，朋友的这句话真的是震撼到我了。是的，世间万物都可以生出花来。雕刻者不是在雕刻树根，而是在解读大自然的神奇密码。枯树根看似没了生命，其实只不过是树木转换了一种生存方式，它依旧有蓬勃的生命力。

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事情与树根差不多。

比如贝壳、石头、泥土、陶瓷碎片、砖瓦，诸如此类，它们看似没有生命，只要你善于发现它们的美，它们也能“开出花来”。

老婆爱吃醋。于是，在一个暖阳融融的冬日，我驱车来到一个产醋的村庄。

在这里，草木葱茏间，空气中飘着一缕淡淡的酸味，不刺鼻，勾得我心里痒痒的，忍不住想多吸几口。

循着这缕味道，我走进一家酿醋作坊。主人热情地泡了一壶茶待客，茶汤红稠透亮，我原以为是寻常茶饮，端起来便饮了一口。入口却是冰冰凉凉的，微酸的滋味里裹着一丝蜂蜜的清甜，咽下去后通体舒畅，原本恹恹的胃口，竟一下子活络起来。

我不禁有点质疑，这是茶吗？

见我面露讶异，主人笑着解惑：“这是自制的醋茶，用自家酿的醋和蜂蜜按比例调配而成的，得冷饮才够味，胸口又下火开胃。”

说实话，醋，我本是不太喜欢的，那酸得慌的味儿，一闻起来就倒我胃口。不管

是家中吃饭，还是在外吃大餐，我大都是点醋不沾。可家中老婆却偏爱这一口。不过，若是偶尔吃坏了肚子，或是胃里翻涌恶心，我却能喝上一整杯老醋，缓解不适。

主人领着我参观他的作坊。只见生产车间里，一排排陶缸整整齐齐排列着，浓郁的醋香扑面而来，醇厚甘冽，这或许是时光沉淀下来的独特韵味吧。

主人说，老醋沿用北魏时期的古法酿造工艺，以糯米和红曲为原料，佐以炒芝麻和白糖提香，需经数年陈放，方能酿成。

酿好的老醋色泽黑亮，入口酸中带甜，细品咂，余味悠长。

老醋酿造最讲究酸度，65度恰到好处。

这个酸度无需添加任何防腐剂，便能让老醋久存不坏，食用起来既安全，又能开胃消食。

据闻，北宋年间，有位读书人考中进士，入朝为官。彼时皇帝总觉腹胀，太医束手无策。这位官员便想起家乡的老醋，将其举荐给皇帝。皇帝食用后，对这老醋青睐有加。故事真假虽无从考证，却为这寻常老醋添了几分传奇色彩。

我看到一幅画：三人围在醋缸旁，各自尝过醋后，神情截然不同。这三种神情，对应着三种心境——有人品出了酸，有人品出了苦，也有人品出了甜。这小小的一瓶醋，竟藏着人生的道理：你以怎样的心态看待生活，生活便会回馈你怎样的滋味。

这让我想起“吃醋”的典故。唐朝时，唐太宗欲赐给大臣房玄龄妻室，房夫人执意不允。唐太宗便赐给她一杯“毒酒”，让她在纳妾与饮“毒酒”之间做选择。房夫人性格刚烈，端起“毒酒”便一饮而尽，结果

是当年的鸡爪和花生米。三五十元钱，就能凑成一个小局。大家意气风发，指点江山，转眼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很是怀念老歌与老磁带。每一首歌响起，都觉得格外亲切，刹那间便能将人拉回逝去的岁月。那些旋律，记载着我们的光阴故事，滚烫着我们的青春年华，流淌着我们的喜怒哀乐。听着听着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，眼眶却悄悄泛起了酸……

如今，这些老友、旧事、老物件，都渐渐淡了、散了，渐渐杳无音讯。心头不由得涌上一股莫名的惆怅——忽然间，很是恋旧。

都说年轻人偏爱新鲜的事物。频频恋旧，大概，我是真的老了吧！

然心有旧暖，便不惧新程，余生做个念旧亦恋旧的人，岁岁安然。

的，是当年的鸡爪和花生米。三五十元钱，就能凑成一个小局。大家意气风发，指点江山，转眼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很是怀念老歌与老磁带。每一首歌响起，都觉得格外亲切，刹那间便能将人拉回逝去的岁月。那些旋律，记载着我们的光阴故事，滚烫着我们的青春年华，流淌着我们的喜怒哀乐。听着听着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，眼眶却悄悄泛起了酸……

如今，这些老友、旧事、老物件，都渐渐淡了、散了，渐渐杳无音讯。心头不由得涌上一股莫名的惆怅——忽然间，很是恋旧。